后沟古村

□庞玉生

古树

树,是大地和村庄的风水师。一个没树的村子,如同一只不会鸣叫的鸟,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后沟村口的这棵古槐树,仿佛地标,醒目地告知那些陌生外来者,这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村。没有几百年,槐树是长不成这样子的。古槐树枝干苍老、遒劲,来到古村的人,都要抬头仰望一番。

是先有树,还是先有村子?

一定是先有人,而后才种植下这棵槐树的。人一辈辈老去,槐树一年年长大。当年种树之人已不在人世,树却代替了人,守望着一辈又一辈的人和村庄。

说到后沟的树,就要说起观音堂院里的那棵古柏,这是一棵和古槐树同样古老的树。比起那棵槐树,柏树长得气势昂昂,挺直的躯干直冲天空。据说古柏已六百多年了,那么,观音堂也不会少于六百年。依此推断,后沟村也应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有时候,一棵树,更像一个人,一个故人。人不知道的,树知道,人忘却了的,树铭记着。六百多年的古树,要见识多少世面?

树是后沟村的神。这样的古树,在村里还有很多,它们守护着村里的人,也守护着村里一眼眼土窑和神庙。树交织出的绿荫和繁花,让树间跳跃的鸟儿,有了放开喉咙歌唱的欲望。鸟的鸣叫,使村庄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汉笑眯眯地对我说:“小时候,常爬上树逮圪狸,掏鸟蛋,有回竟掏出了一条蛇。吓死我咧!”

时间已经苍老,留在心里的快乐,依旧那么美好。

神庙、神仙

村口的观音堂和关帝庙,就像两扇年代久远的大门,无论开启哪一扇,都能让人感受到后沟村厚重的文化底蕴。

观音堂重建于明代天启六年,因位于后沟村西南,又称南寺。在观音堂的院里,立有五通石碑。这五通石碑,记载着观音堂和后沟村的历史。当时观音堂建造时,一定承载了许多美好的梦想。村里有人感觉流年不利,心上有解不开的疙瘩,总会来到观音堂前,给观音菩萨点烛敬香,倾诉一番。后来,这里又成了村里族人商定村中大事的场所,再后来,又演变成了村里的学堂……

观音堂里的菩萨和村里的人,一起经历着世间的欢喜悲伤、酸甜苦辣,也和他们一同感受着时代的风风雨雨、纷纷扰扰。

那个最初来后沟定居的张姓人,一定有着许多难以言说的苦痛和悲伤。离开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面对着后沟枯瘦的山坡土梁,他知道不在此扎根,余生仍会如沙蓬般漂浮不定。于是他在此安了家,其功绩堪称开村元勋。当第一缕炊烟升腾起来时,荒凉的土地上,顿时充满生机。

日子过得久了,心中的苦闷需要倾诉,于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成了被膜拜的大仙。慈悲心肠的观音菩萨,护佑着村人们在此安居乐业,子孙成群。

关帝庙,村人谓之小庙。小庙里的神,却是在世界各地都很有名的关圣。关圣,象征着忠义,也代表着财运。关老爷,是中国人自己的大神,尤其是山西人,更尊崇关老爷的重情重义。至于关公怎样由人而神,应该感谢明清时期众多的关公戏。《白门楼》《单刀会》《斩颜良》《战长沙》《夜看春秋》,一本本演下去,一折折看下来,关羽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后沟村人在梆子腔的悠扬声韵里如醉如痴。崇尚关公,就是崇尚关老爷那一腔忠诚与义气。当年后沟村的先祖在此建庙立神,一定是想借助关老爷的义薄云天,来为全村人招引更多红运吧。

有庙,必有神。有神,必有戏。后沟村也不例外。除了观音菩萨和关帝,村里还有很多的神仙和神庙,真武庙、文昌阁、菩萨殿、魁星阁、山神庙、河神庙、五道庙。村不大,庙却多。

神仙的居所,也是人类的居所。村里人笃信,有了神灵的保佑,日子自会安宁、和顺、自在。

窑洞、戏台

依山挖建的窑洞,是后沟村的一大特色。我见过陕北的窑洞,也见过陇北的窑洞,但最具人类远古穴居特点的窑洞,则是后沟古村的这些窑洞,依山形而建,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除了土窑洞,村里还有石窑洞、砖窑洞、明券窑洞、土打窑洞、独体窑洞、里外窑洞、窑上窑洞、院中窑洞。这些窑洞,形制不一,建筑手法迥异,但适宜人居住的特点不变。这些依靠黄土和石头构筑起来的窑洞,是后沟村人顺应自然的体现,也是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幅多彩画卷,更是华夏文明几千年居住形式的一部变迁史。

很多地方的窑洞在坍塌,在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后沟古村这些窑洞,却很好地存在于世,让前来观赏的人们能够看到远古人类居住的样貌。来后沟村的人,除了感受这里静谧的乡土风景,更多还想住一住土窑洞,感受一下冬暖夏凉的天然风情。

窑洞看起来土,但它接地气,能给人提气补神。睡在土炕上,呼吸着尘土气味,沉沉的夜色里,传来了几句悠扬的山曲。这夜,变得别具魅力。

比起这么多的窑洞,那个古戏台,自然显得非同一般。戏台,本是娱神之所,但后来,竟然成了神人共乐的场所。

后沟村的古戏台,也有百年历史了。这里上演过多少场的喜乐悲欢儿女情长,已经无人记得,但古戏台上每唱一场戏,一定热闹似过年。

本是娱神之台,人却成了主角。飞舞的水袖,急速的碎步,咿咿呀呀的唱腔,是人间欢乐,也是天地合唱。

月色如水,戏台下的人们,仍痴痴不肯归。

土地、歌谣

千万别小看了这些黄土,一把黄土就能养活一个人。一把黄土,就是慰藉乡愁最好的解药。

村里有很多的谚语山歌,涉及农事、季节、风俗和人情,是村人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长调,更是他们的生命咏叹。

我有幸听过村里一位老人唱的《八土歌》。老人一开始有点儿害羞,小声哼了两句,嗓子便放开来:“犁出阴土,冻成酥土,晒成阳土,耙成绒土,施上肥土,种在墒土,锄成暄土,养成油土。”好一个《八土歌》,好一个后沟村的好声音。这是只有庄稼人才能唱出来的纯朴民谣。

土中生白玉,地里有黄金。春种一粒粟,到了秋天,收获万颗籽。这是土地的神奇,是土地在回报守护自己的农人,而种地人则感恩土地的恩德,养育了一辈又一辈的人呐。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他们的生活和日子。

感恩土地,就是感恩自己,这厚重苍老的歌谣,是后沟人许多辈子传唱下来的。《八土歌》是质朴的,因为诵唱它的人也是质朴的,被颂扬的土地也是质朴的。这歌谣让人想到了在土里滚来滚去,最终回到土地的那些生命。让黄土掩埋了的生命,最终在土里获得永生。

所有人,都是土地的子嗣,所有人,都要回到土里去。

黄土,世间最珍贵的宝贝之一。它见水为泥,以泥成坯,一块块的土坯,建成了一眼眼的窑洞。土养人,人也养土,到最后,也分不清是人还是土。对大地上的人来说,人是土,土也是人。人这一辈子,终究斗不过脚底下的那把土。没有土,就没有地,没有地,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后沟村人,大人小孩都懂得感恩土地。

黄昏来临,古村渐渐安静下来。在这样一个黄昏,又一个老人为我吟唱起了民谣。

无论是谁,都不应该忽略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歌谣。这些歌谣,虽然没有流行歌曲的悦耳节奏,但泥土味道十足,粗犷,高亢,就像脚下的土地,古朴,内敛,而又深情无比。

这些歌谣能让人回到过去,也可以让人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时光。越是质朴的东西,越让人感受到藏在其中的巨大深情。这是六百多年绵延不息的对山川、自然和土地的感恩,也是北中国一个叫后沟的古村落的风土人情。

(作者系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自由撰稿人)





伐木丁丁

□付亦收

只是一场雪的覆盖
丛林迷失了清脆的倒影
流水篆刻的经文里
收藏了风声,松香,鱼纹和
往事

一滴鸟鸣撕开大地
叶子落下来,悄无声息
细小的果核蹲在时间的黑陶里
收拢风清月白的光
山河辽阔,你的目光远如春天

流水挂在树枝上
高山拂动云朵,阳春和白雪
倾斜在生命的缝隙里
大雁在远处,寻找失散的亲人
颤动的弦音归来似箭
林下隐隐有破空之声

庆幸遇见,比肩于山水
琴声丁丁握紧木纹
你行走在荒野
与尘世隔着半卷经书

门扉虚掩,在一张白纸上伏笔
你来,煮雪,烹茶,温酒
伴一阙陈词,浅饮低酌
红泥小火炉是我们的
飞上西窗的白蝴蝶也是我们的

交付阔别已久的江山
等你,落墨,晕染
以最素朴的色彩,描一枝梅
触目横斜的姿态

(作者系湖北省黄冈市医务工作者)

雨后,在黄草朗公园

□马益林

中午的时候雨就停了,太阳钻出厚重的云层,只待了一会儿就消失了。直到下午4点,它都没有再回来。

妻子坐在桌前做手工。她怕穿堂风,不让开门,屋里有些闷热。女儿拿着我的手机在跟豆包聊天。我无所事事,书又看不进去,就拿出了两年前装进包里的吉他。琴弦生锈了,我打开调音器提心吊胆地校音准,我以为一弦会崩断。好在我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

手指有些生疏了。练了一会儿,一些简单的和弦也能按得来了,1645走向,节拍器嗒嗒响着。没一会儿,手指疼得厉害,又胡乱扫了一通弦,将吉他装了回去。

今天是清明的第三天假期,哪都没有去。儿子写完作业被同学叫出去玩了,桌上台灯亮着昏黄的暖光。妻子侧着的脸被照得半明半暗。桌上摆满了小珠子,她埋着头正在严肃地串着手链。

妻子是一位幼师。她和她的同事们都在串手链。这些手工活都是她们班的保育阿姨从工厂接过来分给她们的。上个月妻子串了一千块钱,开心得像个孩子。她和其他几位同事总是暗自较劲,总想着比另一个串得多一些。

天色阴沉着,昨天晾在阳台上的衣服还是潮湿的。我往保温杯里注满温水,收起电脑前的户外椅。

走吧!宝贝,我说,我们出去走走。

女儿开心地蹦起来,焦急地四处寻找袜子。

没事的,我说,我会等你的。

我们骑着小电驴在公园转了一圈。儿子骑着他姑姑刚买给他的自行车绕圈圈。看到我们后,一转眼就不见了。这个坏家伙,从来不肯带他妹妹。

我将椅子撑在草坪上。雨后的空气无比清新,尤其在你刚走出光线暗淡的屋子的时候,一切都会显得特别明朗。

坐在椅子上打开平板看书,心里一直念叨着,清明,清明,清澈,明净。地皮湿湿的,但你踩上去鞋底不会带泥,周围的树木高大疏朗,偶尔会有鸟儿飞下来,在草坪上蹦跳着啄食。树下铺了一层特别好看的花,细细长长,粉色的,喇叭状,有种落英缤纷的感觉。女儿在一旁欺负含羞草。一阵清风吹过,我的头发向后倒去。女儿张开臂膀,她的发丝贴在脸上,宽松的T袖抖动着。

爸爸,她咯咯笑着说,风在挠我痒痒。

爸爸,她说,真的好舒服呀。

我在看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我没看过他的作品,一直想看来着。有时候就是这样,你需要在正确的时间打开它。书里有个小女孩,她妈妈好像不怎么管她,她一天到晚孤独地自由着。她一直说有个女人要带她去河对岸的家里做客。可她妈妈说,河对岸是一片树林,没有任何房屋更没有什么女人。

树上掉下来一颗鹰嘴栎。女儿跑过去惊奇地看着。

可以捡起来的,我说,没事,那是干净的。

女儿转动着她的小脑袋,确定没人注意她后飞快地捡了起来。

栎果熟了一半,挺大一颗。我用手剥着皮。

女儿说,能吃吗,爸爸?

我说,可以的。

女儿说,你确定?我妈妈说过,公园里的栎果不能吃。

是啊,我以前也是听人家这样讲,不过后来我发现有许多本地人会背着竹篓来摘这些栎果,他们除了自己吃,想必还会拿到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的。

放心,宝贝,我说,那是他们怕栎果被人摘走而编的谎。

栎果剥好了,女儿催着让我吃一口,吃完又叫我多吃几口,看我没事她才捧在手上啃去了。果子有些酸,女儿吃了几口便丢了。

又刮来一阵风,儿子跟他的同学出现了。这个坏小子,看他妹妹追过来,猛踩着单车风也似的跑了。奔跑的途中,女儿在草坪上摔了一跤,但她没有哭,她有更要紧的事,她要追上她的哥哥,她喜欢待在大孩子中间。等她爬起来追过去时,哥哥又消失了。她沮丧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旁。

刚才摔疼了吗?我说。

她耷拉着嘴角点了点头。

没事的,我说,我会找个借口揍他一顿的。

我抱了抱她。她出汗了,身上潮潮的。

昨天,也是大雨停歇的时候,我和妻子带着她去外面散步,路过一片草丛,我看到三只大蜗牛,指给她看。她高兴地叫了起来,冲着走在前面的妻子喊,妈妈,有三只大蜗牛!

我又发现了一只,就说,有四只呢,快告诉你妈妈。

她又喊着,妈妈,有四只大蜗牛。

现在,我们骑着小电驴,顺着富通路一直往前走。

她发现这不是回家的路,就说,爸爸,我们现在去哪里?

我不会告诉她的,我准备带她去买一支雪糕。

(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自由职业者)

老街窑火

□刘亚丽

最早知道神垕古镇源自钧瓷,是“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那个地方。古镇已有千余年,尤其那条老街上的窑火,从大宋的晨曦里一直到今天未曾停息,还在散发温润、迷人的斑驳光影,让我恨不得一步抵达。

我是在午后抵达古镇的。沿途满目烟囱,次第林立的大小瓷厂一间挨着一间,传递千百年来的繁盛及荣耀。正是深秋,南面不远处的成片红枫,展现它们经久的好客之道,真诚而热烈。去往老街的两旁长满野菊花,不知名的细碎小花陪衬其间,风吹,地毯般朝古寨方向波动,仿佛催促着我:快去、快去。

一头撞进古镇老街,像回到鼎盛时期的瓷器早市。那些被无数双脚磨得发亮的青石路面,一块挨一块,铺向历史的幽深处。有树从古朴的院落里探出身来,树皮皲裂,像宋代的窑工隔墙与你打招呼。深秋的光线洒落下来,屋檐的影子一半贴在斑驳的墙上,一半砸在凉意爽然的石板上,成为摄影人的绝佳素材。

老街两侧挤着明清到民国的旧宅老院,斑驳的墙面如岁月的容颜。伯灵翁庙前飞檐翘角,兽脊峥嵘,庙门半掩,石狮子鬃毛被风蚀得模糊,仍尽职尽责蹲于两旁,守着一庙香火。庙里供着窑神孙伯灵,神垕的窑工世代来此叩拜,求窑火顺遂,釉色天成。祭拜窑神,其实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精工细作,不断锤炼技艺,制作出传世之作。

抬眼望见青石门洞上方的“望嵩”,笔力遒劲,望的是嵩山,彰显的却是窑工朴素的理念。一代代以窑口为生的人,抬眼望山,内心就会沉静下来,不虚浮,不怠慢,一抔泥土,几番拉坯上釉,耐心等窑变,把手里的活计稳稳做扎实。这是每个窑工心底实在的志向,就这样伴着窑烟,汇聚成一种代代相传的工匠精神。

有家非遗体验馆,木牌漆色剥落大半。一脚踏进去,仿佛一脚踏进大宋的烟火里。如今传统制作技艺不再是深藏老窑口里的神秘手艺,借着非遗项目进社区、进校园,落落大方地走到孩子们面前。不少游客带着孩子慕名而来,规规矩矩地坐在坯板前,动手体验,体会泥土在掌心的温润,感受制作陶瓷的乐趣。这正是非遗传承重要的一课。孩子们揉泥拉坯,读懂钧瓷千年的耐心与坚守,尽管简单、幼稚,尽显拙朴,但自有一份不加修饰的烂漫与真诚。窑工沉淀的匠心,借着朴素的体验熔铸进少年心间,埋下一颗颗文化的种子,静待生根发芽。若干年后,当他们重又捧起往昔的杰作,一定会回想起神垕老街,那天与泥土相伴的时光。

老街越走越慢了,慢到你能听见瓷器开片的声响,看见千年前的瓷光穿越远古的原野,重又盘落在这片敦厚的土地上。

(作者系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教师)

■点 评

于寻常处见丰饶

□臧 晴

生活从不缺少值得书写的事物,难的是从熟悉的风景中,看见尚未被说尽的意味。本期四篇作品,从古村老街走向山水林泉,又回到一个寻常家庭的雨后时光,各有眷恋,也各有发现。文学的微光,正从这些人与世界相遇的地方亮起。

庞玉生《后沟古村》循着古树、神庙、窑洞与歌谣,探寻村庄绵延至今的生活脉络。古树下掏鸟蛋却掏出蛇的童年往事,老人由羞涩到放声吟唱的《八土歌》,让古村有了人的声息。尤其是歌谣中泥土的种种变化,藏着农民世代积累的劳作智慧。作品若能沿着这些细部再往深处走一些,少些对土地与乡愁的反复咏叹,反而更能衬托出古村的厚重。

刘亚丽《老街窑火》则以青石、窑烟和瓷器开片的声响,写出了神垕老街的质感。从窑神庙到非遗体验馆,泥土在人们手中延续着新的可能。不过,“匠心”与“传承”的意义尚需具体的人与事来承托。一双手怎样修坯,一个孩子怎样与不听话的泥团相处,或许比直接赞美千年的坚守,更能让读者走近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

付亦收《伐木丁丁》将鸟鸣、流水与琴声织入山水,“琴声丁丁握紧木纹”,使声音有了可触的纹理。相遇与等待的情意,也为清冷的景物添了暖意。只是煮雪、烹茶、西窗、梅枝等意象稍显密集,古典情调让人沉醉,也会使人耽溺,反而遮住了个人的细微感受。

马益林《雨后,在黄草朗公园》中的诗情画意,来自作者不急于赋予生活意义。生锈的琴弦、未干的衣服、女儿对风的感受,慢慢随文字铺开。如果作品能让妻子的手工劳动与父女的闲暇形成更充分的照应,也许这份日常的明净,还能容纳更为丰富的生活滋味。

寻常生活的丰饶,需要有心人去发现,也需要文字为之留存。四篇作品各有所得,让一方风物、一段往事、片刻相伴显出值得珍视的意味。这些来自生活内部的感受,是写作最可贵的底气,若能在深情之外更添一份审视,笔下的一方风景,或许还会有更为丰厚辽阔的天地。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